



好莱坞圣诞游行 法轮功展风采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全球影视之都好莱坞迎来第八十四届圣诞大游行，为圣诞节拉开序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旗队、舞蹈队、花车、腰鼓队等，引人注目。观众热情欢呼，高喊“圣诞快乐！”现场观看游行的民众至少有二十万人。

著名的好莱坞大游行始于一九二八年，每年的游行时间都是在感恩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六点，游行始于好莱坞大道与杜比剧院附近的橙子大道路口，沿途二英里，由二十多辆摩托警车开道，

消防车队、警车车队紧随其后。巴黎恐袭的阴影并未降低民众欢度节日的热情，道路两边的观礼台座位票提前售罄。

上百支游行队伍除了加州团体，还有来自美国外州，甚至国外的团体。从军乐队到骑马队的表演，从超大气球到特色各异的花车，从家喻户晓的圣诞节象征到各种卡通人物，从影艺商政各界名流到五彩缤纷的民族盛装，应有尽有，充分体现出美国多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自二零零五年首次亮相好莱坞大游行，备受

瞩目。穿着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响亮的演奏振奋人心，美丽的花车上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表演，手拿琵琶、翩翩起舞的仙女，旗队与腰鼓队表演为好莱坞带来浓浓的东方韵味。

华裔观众苏珊·刘说：“法轮功队伍很震撼，阵势很大，人很多。”西人 Jennifer Shannon 表示：“我很喜欢（法轮功团体）那些不同的服饰，色彩绚丽，我也很喜欢看到不同的乐队演奏。”另一位西人观众 Aide Cruz 说起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激动的表示：“我的天，我太喜爱了，我爱他们带来的一切！”◇

起死回生 河北老太感恩法轮功

【明慧网】我是河北农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人们喊我沈老太太。我是子孙满堂，孩子们都很孝顺，全家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

有一句话叫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全家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我的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浑身乏力没劲，肚子肿胀，皮肤干燥、粗糙，面色灰暗黝黑，光想躺着不愿动。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是肝硬化，而且是到了晚期。医生说病人已这么大年纪了，建议我保守治疗，说白了也就是等死了。老伴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肚子一天比一天胀大，肚子胀的象快要临产的孕妇，疼痛难忍，生命垂危。正在我的家人商量着给我准备后事的时候，有几个炼法轮功的邻居来到我



家，给我讲了很多，讲了人活着要多做善事，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讲了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且还给我讲了有很多病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情人转危为安的实际例子，并且让我也发自内心的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听着她们说得有理，每天心里就一遍一遍地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个多月后，我肿胀的大肚子没了，全身的浮肿消退了，消瘦的身体也开始胖了起来，脸上也有了血色。老伴看我身体恢复的这样快，高兴的老泪纵横。

全家人及其亲朋好友们都亲眼看到了我身体的巨大变化，非常高兴。他们逢人就讲，见人就说自己亲眼看见发生在我身上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神奇功效。我也遇见人就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身经历。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大法师父！（文／沈老太太自述，大法弟子整理）◇

屡遭绑架、关押 保定退休幼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保定退休幼师高玉珍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多次遭绑架、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遭受非人迫害。现年五十三岁的高玉珍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高玉珍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进京为大法鸣冤,遭到的迫害包括: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囚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期间,我遭到了酷刑摧残、精神折磨,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各类侮辱与羞辱人格的对待以及其它虐待。被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都是平常人想都想不到的。

多次遭绑架、关押、酷刑折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访。第二天,回到满城被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非法审问,还做了笔录。现在才知道那笔录成了迫害我的证据,我也上了黑名单。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单位把我送本县党校洗脑班,敲诈五十元饭费。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强制洗脑强迫转化,单位人员也受株连当所谓的陪教,逼我转化。因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仰,我丈夫被他们煽动、恐吓,去洗脑班对我拳脚相加。单位幼儿园园长戴玉梅也去洗脑班,对我进行讽刺、挖苦、动手打我。

二零零零年腊月,我去北京和平上访,被去北京找我的亲戚看见,袁振江和“610”头子梁民得知后,强迫我亲属把我送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把我非法劫持到县看守所。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王增志指使手下人,强行给我戴上一

尺左右长的铁链连着的手铐、脚镣,弯腰90度,走路时我的脚腕被脚镣磨破,钻心的痛。我绝食反迫害,他们才打开。我绝食八天,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了,看守所怕担责任,通知“610”头子梁民、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梁民、赵玉霞敲诈我家属七千元钱,两人各分三千五百元,才被家人接回家。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再次上北京讨公道,当天被便衣绑架。在前门派出所被警察打得伤痕累累,又用大巴送到平谷看守所。警察用脚踢、扇耳光,逼着弯腰九十度,用竹竿打后背、屁股、腿,逼迫说出那儿的人。我绝食抗议,警察野蛮灌食迫害,先扇耳光,打懵后再把人踹倒,野蛮灌食,灌完后,强制绕大院转圈。第十天便衣警察又把我从平谷看守所劫持到驻京办事处。

十天后,被满城县“610”头子梁民及教育局工会主席,从驻京办事处直接送县看守所。我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天天被狱医贾瑞芹野蛮灌食,每天灌两次。每次灌食将我们五名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连拉带拽拖出铁笼子。贾瑞芹、李更田心狠手辣,指使手下揪住我们的头发,一把拽倒,按住胳膊、腿,死死压着。贾瑞芹用二尺长、手指头粗的皮管子使劲往我们鼻孔里插,有时插得我们鼻血往嘴里流。皮管子另一头接上漏斗,将满满一小盆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粥加菜汤子灌进去。有时我们肚子胀的受不了,就往厕所里吐,被贾瑞芹看到,就冲上去连打带骂:“叫你吐!吐了还得灌!”然后,将我们拽出来铐在铁笼子上。有时灌完后怕我们吐出来,就将我们一个个反铐在铁笼子上,还不让上厕所。那时正在剜草莓把儿获取经济利益。送草莓的客户都亲眼看到看守所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被非法劳教

经过一个月的残酷折磨,我们个个瘦得皮包骨,脸脱了像,瘦得吓人,但没少挨一顿打。五月五日满城县“610”、国保大队将我们非法劳教一

年。送我们去劳教所的那天,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贾瑞芹再次骗我们,说放我们回家。我被赵玉霞骗出看守所大铁门后,没有见到家人,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递给我一份被非法劳教一年的劳教书。还逼签字、按手印,被我拒绝。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到劳教所,犯人刘建举等人上前揪头发、扇耳光,有的用打蝇拍儿乱打,我被打的昏迷过去。劳教所大队长李大勇(满城县神星镇的惠阳厂人),用铁钉子狠狠的扎我的脚心、人中。晚上三、四个已被所谓转化的恶徒围上来,灌输歪理邪说,诽谤我师父与大法。我绝食抗议,劳教所队长张国红指使几个犯人,象拽麻袋一样从三楼拖拽拉到平房医务室野蛮灌食。后几次在班上灌食,等全班人都出工时,狱医杜宝川身后跟着犯人班长小芳,与犯人中品质恶劣的四五个人,一只手揪住头发,从床上拽下来,另一只手抽几个大耳光,用脚使劲踢到,再指使手下再抻起来,死死按在椅子上,先揪住头发让你昂头,脖子杠在椅背楞上、后面一个人用布条使劲勒着肚子、张红用毛巾垫着手捏住我的鼻子、四肢被三个人死死的按着,全身一点儿动不了。杜宝川用开口器撬嘴,小芳将浓盐水和少量的奶粉,用饭盆盛着,一连灌几勺,连吸气、喘气的机会都没有,随时都可能被憋死,五脏六腑快要炸了。灌完后,喘息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我的胃、喉咙被浓盐水蜇得干痛,不停的咳嗽、呕吐、头发胀,脸憋得通红,这样的惨状经历多次。二零零二年劳教所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已灌死两名大法弟子。

在劳教所的一年零一个月,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号里度过的。期间不“转化”不让孩子们接见。

洗脑班的迫害

从劳教所出来,他们又用骗术把我劫持到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之后家人还常遭骚扰。(节选)◇